

## 随欲而生

PB00204022 于海滨



随  
欲  
而  
生

古人云，万物皆有灵，于是在古代的怪诞小说中便有了山神，树精之类奇特的形象；而这种赋予静物生命和思想的创造，正是人类意识易于想象和活化万物的体现，可喜的是，没有任何两个人拥有绝对相同的感受，于是同样的物在不同的两个意识有便有了截然不同的生命。

如果说绘画艺术展现的是作者内心世界的抽象动态，那么泥塑艺术便是人类感观与自然的结合。泥土是有生命的，它是如此让人有亲切感，就好象人的本源真是来自其中。它自然，原始，拥有着非洲土族人的皮肤一样的颜色，它是裸体的，把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人们面前。当手每一次接触到它时，便有一个新的生命产生，同时一个旧的事物灭亡，于是心告诉我，我该不断创造生

命，直到我发现一个真正属于我的精灵出现，我才将它的气息延续下来，我残忍地消灭着一个又一个的生灵，因为心里的某种乐土不允许我去创造一个不属于我的事物，它并不希望有刻意的抽象，也不希望有随意的幼稚，于是我执着等待着心中的某种欲望来支配生命。

很不幸，我的观念并不与我的技术相吻合，或许是教育原因，还是学画时对某些超现实主义的误解，我还是刻意地运用着俗事的观念，玩着一些概念游戏，我故意地将本该光滑的容器器壁弄得满是手印，并使之厚度极不均匀，因为我追求的是与众不同，一种如此荒唐的作法，毫无目的，或有时追求自然化，那便是疯狂地随意将泥按上十几次，然后观察其形状，顺其形状所趋继续下去，只可惜由于技术不够高，儿时又从未被允许和“脏土”接触，索性创造出几个本该很有味道的小饰物、小宠物，却

无奈总有些缺憾。偶发灵感，便以泥代树，想表达那种北欧音乐所提倡的无污染概念，也许正如老师所说，泥本身不该如此吧。

其实，我并不在乎艺术的外在，或许有些我的个人艺术，在别人眼里算不上任何艺术。比如，我用泥塑两条粗蛇，它们互相缠绕，像是攻击，像是共同防卫；它们的身下有一个蛋，当时有很多人惊异地望着我，不知道我为什么用那么可爱的，富有生命的原料，“捏造”如此恐怖的生命，他们更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会做得如此来劲。这是来自人类最纯的一种感情——爱，知道吗？我爸妈都属蛇，今年都过本命年，他们似乎是一对冤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，却时常发生冲突。小时候，一有大战要发生时，我就用力大哭，这招往往奏效，他们一并来哄我，一切也结束了。长大后我渐渐明白他们的爱了，虽然是两只好斗的蛇，但他们谁也离不开谁，更重要的他们要保护我。虽然如今全家人一年才见两个月，但我总能在跨越半个中国的地方体会他们的爱。他们把我紧紧裹着，呵护我，所以我从不怪他们在电话里的唠叨，也因为我更爱他们。或许这些东西不可能在我的制作中告诉他人，但是我一向把艺术当作一种游戏，我用我的爱去创造，我用我的爱去欣赏，因为这种艺术在我意识中的生命形态是永恒的。

我的创作，或许就如我的文章，没有计划却在思考之中，时而深沉，时而幼稚；于是那些不成功的，但却是尽我所能的艺术生命也随欲而生了。